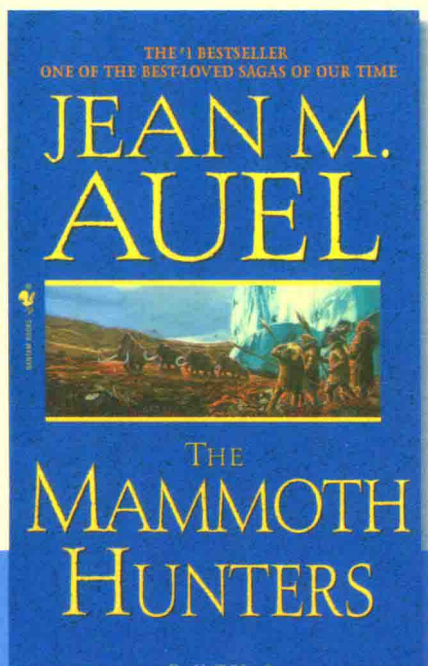


石器时代 · 爱拉传奇系列

[美] 琼·奥尔 著 张帆 译

猛犸猎人



琼·奥尔旷世巨著，史前三万年，冰河奇女子的爱情与冒险！
勇敢的爱拉——骇人的身世、歧异的观念、野马与狮子的伙伴！
神秘的雷奈克——有着黑珍珠一样闪亮的皮肤，热情似火！
多情的乔达拉——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和金发，令人神魂颠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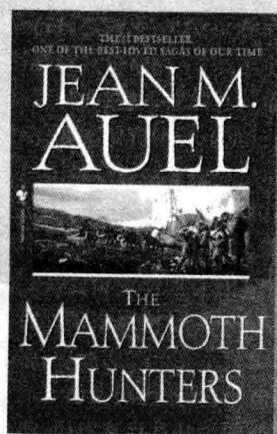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石 器 时 代 · 爱 拉 传 奇 系 列

猛犸猎人

THE MAMMOTH HUNTERS

[美] 琼·奥尔 著 张帆 译



作家出版社

1

虽然被乔达拉搂在怀里,可是看到陌生人走近,爱拉还是惊慌失措,躲在乔达拉身边,瑟瑟发抖。

走在最前面的男人,头发通红,长着络腮胡子。“他真高!”爱拉思忖着。她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高大的人。尽管乔达拉比一般人都高大,可在他面前,也显得矮小了。迎面走来的红头发男人,像熊一样,又高又壮。他的脖子异常粗大,胸膛容得下两个人,胳膊上肌肉发达,有平常人大腿那么粗。

爱拉看着乔达拉,他看上去泰然自若,可笑容中藏着警觉。经历了这么多,他已经学会了提防这些陌生人。

高大男人直接开了口:“你是从哪个营地来的?我好像没见过你。”爱拉发现,他讲的不是乔达拉的语

言,而是另一种语言,乔达拉曾经教过她的。

“我们没有营地,也不是马穆塔人。”乔达拉说。他放开爱拉,走上前去,手心朝上伸出双手,证明没有东西,以表示友好,“我是泽兰达尼人,叫乔达拉。”

可是高大男人并未理会他的双手:“泽兰达尼人?奇怪……哦,西边的河岸住着两个外族人,我听说好像就是这个名字。”

“是的,我和我兄弟和他们一起住过。”乔达拉坦白道。

红头发想了一下,然后竟然向乔达拉扑了过去,紧紧抱住这个浅皮肤的高个子。乔达拉被抱得骨头都要散架了。

“这么说来我们是一家人啦!”他大声说,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,“索莉是我侄女!”

乔达拉有点意外,很快又笑了:“索莉!我弟妹的家人,就有个叫索莉的马穆塔女人!是她教给我你们的语言。”

“那当然了,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嘛。”他握乔达拉的双手,刚才他还拒绝了这双友善的手,“我是塔鲁特,狮营的领袖。”

爱拉看大家都笑了。塔鲁特微笑着打量她。他对乔达拉说:“看来你没跟兄弟一起呀。”

乔达拉又把她揽过来,“这是爱拉。”爱拉发现他开口前,脸上闪过一丝忧愁。

“好奇怪的名字,她是河畔人吗?”

突然被这么一问,乔达拉愣了神,他又想起了索莉,觉得很有意思。虽然那个又矮又胖的女人与眼前男人一点儿也不像,可是他们毕竟是一家人,说话同样直率,不拘小节。爱拉的身世很难说清楚,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
“不是的,她住在一个离这里有好几天路程的山谷里。”

塔鲁特露出一丝疑惑:“我从没听说过这么个女人。你确定她是马穆塔

人吗？”

“我确定她不是马穆塔人。”

“那她是哪个族？这一片只有猛犸猎人。”

“我没有族人！”爱拉倔强地抬起头。

塔鲁特思忖了一会儿，她说的是他的语言，可声音和讲话方式有点儿……奇怪。也不是难听，就是有点儿别扭。乔达拉的口音也很特别，可她不单单是口音特别。塔鲁特很好奇。

终于，他开口了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如果我不邀请你们，妮兹一定会让圣母发怒的。很久没有客人来了，今儿有客人，一定要热闹热闹。泽兰达尼人乔达拉和没有族人的爱拉，来吧，狮营欢迎你们。”

“爱拉，怎么样？想去吗？”乔达拉说的是泽兰达尼语，这样爱拉就能放心说，不用担心触怒主人。“你也该见见自己人了，伊扎不是说过吗？找到你的族人。”这么长时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他真的很想去。可他尽力不表现得太渴望。

爱拉双眉紧锁，还在犹豫着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会怎么看我呢？他问我的族人是谁，可是我已经没有族人了。如果他们不喜欢我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爱拉，相信我，他们一定会喜欢你。塔鲁特不是邀请你了吗？他不会介意你有没有族人。况且，如果你不给他们机会，就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受你，喜欢你了；你原本该和他们一起生活的。不用很久，你可以随时走。”

“我们可以随时走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爱拉低头思考着。其实她也很想跟他们走，她被这些人吸引，想去了解他们。但是又有点儿担心。一抬头，看到在河边草地上觅食的两匹马，更加担心了。

“威尼怎么办？我们怎么照顾它？他们想杀它怎么办？我不会让它受到伤害的！”

他还未想到威尼：“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，怎么做。不过，爱拉，我想只要我们说它不是普通的马，不能吃，他们就不会杀它。”想起自己起初看到爱拉与马在一起时的惊讶和崇敬，乔达拉想看到他们的惊讶和崇敬，肯定很有意思，“我有办法。”

虽然塔鲁特听不懂他们说话，可他看出那女人在犹豫，而那男人在劝她。他还发现了她在讲他们的语言时也带着的那种口音。他发觉，他们说的是男人的语言，不是女人的。

他对这个谜一样的女人，有了点儿兴趣。他喜欢一切奇怪的东西，捉摸不透的东西让他激动。不过，这个谜倏然又拉开了新一幕。只听见爱拉高扬的哨声，一匹草黄色的母马和一匹深棕色的小马驹飞奔过来，然后竟乖乖停在了女人面前，任她爱抚！高大男人也被镇住了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

她是像马穆特一样拥有神力吗？他更加不解。很多侍奉圣母的人都自称拥

有神力，可以召唤动物，帮助狩猎。可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把动物驯化得这么好，呼之即来。她的神力令人惊诧，如果这能力能帮助营地，狩猎也会轻松很多！

还没等塔鲁特回过神来，他又被这个年轻女人震惊了。她紧握住笔直的马鬃，跃上马背，沿着河岸疾驰而去。小马驹跟随她翻过山坡，一直到远处的草原。塔鲁特目瞪口呆待在旁边的人也被镇住了。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，贴到首领身边，好像寻求庇护。

“塔鲁特，她怎么做到的？”女孩的声音有些胆怯，带着渴望，“刚才小马离我好近，我都快摸到了。”

塔鲁特缓和了一下：“拉蒂，你问她，或者问乔达拉。”他看着旁边的陌生人。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”乔达拉答道，“爱拉和动物相处的方式很特别，威尼是她一手养大的。”

“威尼？”

“是她给母马起的名字。我只能模仿成这样。听名字，就知道它是匹马。小马驹叫雷瑟，她让我起的。泽兰达尼语的意思是跑步的人，和积极向上的人。我第一次遇到她时，她正在给母马接生。”

“肯定很有意思！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母马是不会让别人靠近的。”

骑马表演达到了乔达拉的目的。是时候说出爱拉担心的事了。“塔鲁特，我想她愿意去你们营地做客。不过她担心你们会把这些马当做猎物，况且马儿们不怕人，很容易受到伤害。”

“可又能怎么办呢？”

塔鲁特看爱拉骑马回来，像个半兽人。他庆幸没有和他们成为敌人，不然肯定不堪设想。他幻想着骑在马上会是什么样呢？会不会让别人都敬畏他？他想象着自己骑在威尼这样又矮又壮的草原马上，他大笑。

“我扛那匹马就跟马驮我一样轻松！”

塔鲁特的想法已经很明显了。乔达拉和周围的人都笑了。他知道他们一定是想骑马了。这也难怪，他刚见爱拉骑威尼也有这种想法。

爱拉看到大家都很吃惊，如果不是乔达拉在等她，她早就走了。短暂的人生，她已经看到太多对她的不解和不满。独自生活很久，很自由，没有非议。她想跟乔达拉说，他想留可以留下，她是要离开的。

当她走近，塔鲁特仍在笑着幻想自己骑马的情景，她被触动了。对她来说，笑声是很珍贵的。她跟族人生活在一起时，他们不许她笑，因为她的笑让他们不安。只有跟杜尔克在一起，才能偷偷地大笑出声。贝贝和威尼让她快乐，而乔达拉是第一个分享她的快乐的人。

乔达拉也笑了，他抬起头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似乎有一种魔力，闪耀着温暖诱人的光芒，直射到她内心深处。她那么爱他，根本不能没有他。只要一想到失去他，好像都不能呼吸了，她忍住眼泪。

当接近人群时，她发现虽然乔达拉没有红毛人那么壮，身高却是差不多的，比其他三个男人都高……不对，有一个是男孩。她发现他们中有一个女孩！她窥视着人群，免得盯着人看。

她让威尼停下，然后大腿一伸，跳下了马。塔鲁特走了过来，两匹马好像都很紧张。她爱抚着威尼，胳膊环住雷瑟的脖子。她需要它们，它们也需要她。

“没有族人的爱拉，”虽然这个女人身怀绝技，他并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，“乔达拉说你担心来我们这儿，会让这些马受伤害。我可以保证，只要塔鲁特还是狮营的首领，那匹母马和马驹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我希望你们带着那些马一起来做客。”他笑着说，“否则别人都不会信任我们了！”

现在爱拉放松点儿了，她知道乔达拉想去做客，她也没有理由拒绝。更重要的是，大汉友好的笑声吸引了她。

“好吧，我去！”

塔鲁特微笑着点点头，他还在想着她那吸引人的口音和命令马的技巧，没有族人的爱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遇到狮营人之前，爱拉和乔达拉已经在湍急的河边扎营。早上，他们决定走水路。可是河面太宽，强渡很困难；如果他们原路返回的话，就不会这么麻烦了。爱拉在山谷里住了三年，山谷的东边是草原，好走一点儿。她也从西边绕路过山谷，不过对那一片不太熟悉。虽然他们向西行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。后来又向北，又向东走，比爱拉以前打猎时走的远多了。

乔达拉让她寻找新道路，适应迁徙。想带她回家，但他住在遥远的西边。她不想，害怕离开山谷，去不认识的地方，和陌生的人一起生活。他背井离乡很久，很想家，还是愿意跟她在山谷一起过冬。无论如何，他家太远，也许需要一年，还是等春天出发好一点儿。到那时，他肯定说服她一起走，都不想其他的可能。

爱拉在夏天发现他，现在夏天快过去了。他那时候伤得很重，差点儿没命。她知道他的故事，照顾着他，最后，他们相爱了，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彼此了解。

爱拉和乔达拉拉下帐子，把食物和工具放在马背上。周围的人都很吃惊。他们走在人群最后，乔达拉牵着雷瑟的缰绳，威尼自觉地跟着爱拉走。

人群沿着河走了几公里，穿越宽阔的草原。凛冽的寒风从北方的巨大冰川吹来。一人高的干草和鼓鼓的麦穗像金黄的波涛，随风摇摆。无边的旷野中，松树和桦树弯着腰伫立在河边，树根努力搜寻着被强风带走的水分。河边的芦苇依然是绿色的，寒风吹过苇秆，沙沙作响。

拉蒂慢慢地走着，偷瞥女人和马。过了一阵子，看到河湾有人，她跑过去，抢先报告客人的到来。听到她的喊声，人们转身怔怔地看着他们。

爱拉看到他们的住处，好像是河岸上的洞穴，又像山洞，不过和她见过的都不一样，不像岩石那么奇形怪状；屋顶上有草，不过入口光滑整齐，是完美对称的弧形，不是自然的美感。

她一怔，那不是洞穴，他们也不是家族的！不像伊扎——她唯一的母亲，也不像克莱伯和布仑，又矮又壮，眉骨凸起，大眼睛，下颌也不突出。他们长得像她，像她的亲人，母亲，她的母亲一定和这里的女人一样。他们是外族人！这是他们的地盘！这些让她既激动又害怕。

当他们到达狮营时，那些人看到陌生人和同样陌生的马，先是沉默，然后纷纷发言。

“塔鲁特！你带什么回来了？”“哪儿弄来的马？”有人问爱拉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“他们是哪个家落的，塔鲁特？”

闹哄哄的人群一拥而上，争先恐后地看看人，摸摸马。爱拉一时不知所措。她不习惯这么多人，也不习惯和别人说话，更何况这么多人一起说。威尼摇着耳朵，扬着头走到一边，想避开人群，想保护它的孩子。

乔达拉发现爱拉和马都受到惊吓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塔鲁特一群人说清楚。母马开始流汗，它甩着尾巴不停转圈。它忽然抬起前蹄，嘶吼着把人群赶开。

爱拉发现威尼受到惊吓，她像哄小孩一样呼唤着它的名字。她打起了手语，这是乔达拉教她说话前他们的交流方式。

“塔鲁特！没有爱拉允许，谁都不能碰这些马！只有她能让马匹温顺。如果母马被激怒了，或者觉得它的孩子有危险，它就会有攻击性，会伤人的。”乔达拉说。

“听到了吧？后退！”听到塔鲁特洪亮的声音，人群安静了下来。当人和马都平静以后，塔鲁特用正常的语气继续说道，“这是爱拉，作为狮营的首领，我跟他们保证过，在他们做客期间，她的马不会受到伤害。这是泽兰达尼人乔达拉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是索莉亲戚的哥哥。”他高兴地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，“塔鲁特带回客人啦！”

人们点头赞成，淳朴的他们把客人们围起来，好奇地打量着，不过还是在马蹄可触及的范围外。就算这些陌生人马上离开，有关他们的话题也会被继续谈上几年。夏天的时候，就有两个外族人来参加过聚会。他们和西南部的河畔人生活在一起。许多马穆塔人和沙拉穆多人都是商人，因为本族的索莉嫁给了一个河畔人，狮营人就更想知道。不过他们从没想过会有外族人来，还带着有神力的女人。

“还好吧？”乔达拉问爱拉。

“威尼和雷瑟被他们吓到了，人们一定要同时说话吗？那么大声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谁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？等我们回山谷去就没事了。”她抱着威尼的脖子，靠着它，相互依靠。

乔达拉知道爱拉和马一样担忧，乱哄哄的人群让她受到了惊吓。或许他们应该快点儿走，首先接触两三个人，然后再让她慢慢习惯他的族人。但是如果她永远都不能适应，他怎么办呢？不过已经来了，只好等了。

“有时候，人们会突然很大声地一起说话。但大多数时候，还是一个个说的。爱拉，我想现在他们不敢再乱动我们的马了。”他说。爱拉走过去，把马的两侧用皮带系着的篮子解下来。

在她正忙的时候，乔达拉把塔鲁特叫到一旁，悄悄对他说，马和爱拉都受到了惊吓，需要点儿时间来适应，“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会更好。”

塔鲁特听懂了，走过去，告诉人群中的每个人。他们各自散开，煮饭，收拾兽皮和工具，这样，人群的注视就不那么明显了。他们也有点儿担心，陌生人是很有意思，不过说不定这个有神力的女人，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事。

他们放下行囊，几个孩子津津有味地看着。爱拉倒不介意，离开家族以后，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孩子了，所以对他们也一样有兴趣。放下马具，她爱抚着威尼和雷瑟，抚了抚马驹，抱在怀里。抬起头，她看到拉蒂渴望地看着马。

“你喜欢摸马吗？”爱拉问。

“我能摸它吗？”拉蒂问。

“来，把手伸出来，我让你看看。”她抓住拉蒂的手，放在小马驹身上。雷瑟转头嗅了嗅，看着小女孩。

女孩感激地笑了，这对爱拉来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。“她喜欢我！”爱拉心想。

“它喜欢人给它挠痒，就像这样。”爱拉边说边给她指马驹的痒处。

雷瑟喜欢这样的抚摸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拉蒂也很高兴，从一开始，她就被小马驹吸引住了。爱拉去帮乔达拉，没发现有个孩子走过来，她吓了一跳。

“莱达格能摸马吗？”拉蒂说，“他不会说话，但我知道他想摸摸。”莱达格老是让别人意外，拉蒂已经适应了。

“乔达拉！”爱拉低着嗓子，沙哑地说，“那孩子好像杜尔克，我的儿子！”

他一转身，瞪大了眼睛，那孩子是混血儿。

乔达拉总是叫他们家族人为克兰人，许多人都觉得他们是野兽，觉得这样的孩子是“怪物”，是半兽人。他刚刚吃惊地发现，爱拉的儿子是混血儿。生出这样孩子的女人一般都会沦落为下等贱民，被人们排斥，防止她把兽性传给其他女人，让她们也生出怪物。有些人想否认他们。在这里发现混血孩子，太让人意外了，他是怎么来的？

爱拉和那孩子相互注视着，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因为只有一半家族血统，他长得十分瘦小，爱拉想，家族人都是身强体壮、肌肉发达，连杜尔克都没有那么瘦。她的眼睛经验丰富，一眼就看出，他从一出生就体弱多病，胸内不停震颤，促进血液循环的部位有问题。爱拉的脑中机械地闪过这些念头。她盯着他的脸和头仔细地看，看看男孩和她儿子的异同。

棕色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跟杜尔克很像，那超越他年纪的、神秘的神情都一模一样。她如鲠在喉。他的眼里满是痛苦，这痛苦不都是身体上的，这和杜尔

克不同。

爱拉很同情这孩子。她又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他的眉骨并不突出。她离开杜尔克时，他才三岁，眼上方的眉骨已经很突出了，杜尔克的眼睛和突出的眉骨是纯家族的象征，但他的前额却很像这个孩子。家族人前额是向后长，慢慢变平，前额和家族人也不一样，跟她一样高高隆起。

她继续想：杜尔克现在应该六岁了，可以跟大人们学习使用武器了。不过教他的会是布仑，不是勃劳德。她永远记得，勃劳德是多恨她，折磨她，抢她的孩子，让她离开家族。她闭上眼，回忆如刀割般涌来。她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了。

睁开眼，她看着莱达格，松了口气。

这孩子几岁了？她又想，孩子这么瘦小，他肯定跟杜尔克差不多大。莱达格肤色很浅，深色的卷发，和家族人浓密的棕发比起来，更浅更柔软。爱拉发现，这孩子的下巴、脖子和她儿子差别最大。她儿子的脖子跟她的一样，很长，有时候吃东西会噎着，别的孩子从不会。而且他的下巴突出。孩子的脖子像家族人那么短，下颌向前突出，她想起，拉蒂说他不会说话。

她突然明白了这孩子的遭遇。五岁的她在地震中失去双亲，被没有完全语言的家族发现；而一个男孩，跟有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却不会说话。这两种情况看似不同，却是一样的。她还记得，一开始，因为不会跟收养她的人交流，她很沮丧。而且，她不会讲话，乔达拉很难明白她。她要是没学会会怎么样呢？

她朝男孩做了个手势，是她最早学会的问候语。他的眼中有一点儿激动，又疑惑地摇头。她明白了，他虽然没学过家族的手语，不过还有一些残存的家族生活的记忆。她可以确定，他在某一瞬间里认出了她的手势。

“莱达格可以摸摸马吗？”拉蒂又问道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爱拉边说边握住他的手。他这么瘦小，却看清周围的一切。他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跑，一样嬉戏、玩耍，他只能看着、想着。

爱拉把孩子抱到威尼背上。乔达拉看到她脸上从未有过的温柔。她召唤马跟上来，缓缓地绕着营地走。人们安静地看着莱达格骑马。他们都在谈这件事，但除了塔鲁特和在河边的人，谁也未曾见过人骑马，也没人想过。

一个健壮的、母亲模样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。看见莱达格骑在刚才差点儿踢到她的马身上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救他。当她走近，才理解了这时的安静。

孩子很激动。多少次，因为他的弱小和特别，别的孩子都能做的事，他不能做，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做；多少次，他都想做让人佩服、羡慕的事，但只能是心中的幻想。现在，他骑在马背上，营地所有的孩子和大人都渴望地看着他。

女人看着，心想，这个陌生人真的这么快就了解那孩子，接受他了吗？当她看到爱拉注视着莱达格的样子，她就知道答案了。

爱拉看见那女人在看她，向她笑了笑。她也朝她一笑，站在她身边。

“你让他很高兴。”女人边说边接过莱达格。

“没什么。”爱拉说。

那女人点点头：“我叫妮兹。”

“我叫爱拉。”

两个女人相互打量，没有恶意，只是相互揣测。

她有很多问题，不知道该不该说，妮兹是孩子的母亲吗？如果是，她怎么生出混血的孩子？杜尔克一出生，爱拉就在困扰，生命是怎样开始的？当孩子长大，女人身体发生变化，她才知道怀孕，但孩子是怎么来的？

克莱伯和伊扎曾说，新生命，在女人吞进了男人的图腾精灵时，就开始了。乔达拉觉得圣母把男人女人的精灵混合在一起，再放入女人身体，女人就怀孕了。当她发现她的儿子既有她的特征，又有家族特征时，她觉得新生命是在勃劳德强行探到她身体之后才开始的。

想着想着她不寒而栗，可是痛苦的记忆难以磨灭。她开始相信，生命产生的原因是男人把他的器官插到女人生孩子那地方。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乔达拉，可他却觉得不可能，还想说服她，是圣母创造了生命。她不相信。可现在她又不明白了，自己在家族里长大，虽然她看上去与众不同，但毕竟是家族的一分子。她很讨厌勃劳德那样做，但他有那样的权利。可部落里怎会有男人强迫妮兹呢？

另一队猎人的到来打断了她的思绪。有个男人走了过来，把斗篷往后推了推。爱拉和乔达拉瞪大了眼睛，他皮肤是深棕色！和雷瑟一样的颜色，他们从没见过棕色的人，连这种颜色的马都很少见。

他一头羊毛般的黑色卷发，黑色的眼睛微笑着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，洁白的牙齿和粉红的舌头与深色的皮肤对比鲜明。他知道，陌生人一定会惊讶于见到他。

他并没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，比爱拉高不了一寸的中等个头，正常体型，可全身都散发出活力。他信心满满，行动敏捷，可以看出，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从不白费工夫。他的目光在看到爱拉的一刹那闪亮了起来。

乔达拉看出他是被爱拉吸引住了，满脸愁云。但爱拉跟棕色皮肤的男人，都没发现。男人特别而精致的肤色吸引住了爱拉，她像孩子般好奇地打量着他。而他已经被她的美丽折服，被她淳朴的举动吸引住了。

突然，爱拉意识到自己在盯着别人，害羞地低下了头。乔达拉告诉她，男人和女人相互直视对方是很正常的。但家族的人觉得，盯着人看不但不礼貌，甚至是冒犯，特别是女人。为了让她被别人接受，克莱伯和伊扎三番五次跟她灌输家族的传统。她此时的尴尬都是由她的成长环境引起的。

可她的不安太过明显，反而让黑皮肤男人起了兴趣。女人们常常会关注他特别的外表。他时常想，在夏季大会上，是不是每个女人都想知道他和别的男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他并不反感别人看他，但爱拉看到他的反应很不同。他对爱

拉很感兴趣，正如爱拉对他的皮肤感兴趣一样。他从未见过像少女一样害羞的美丽少妇。

“雷奈克，招呼我们的客人了吗？”塔鲁特边说边向他们走来。

“还没，我正准备招呼呢……欢迎光临。”

听到男人的话，爱拉抬起头，正好对上那双渴望而诙谐的深黑色眼睛。这双眼睛闪耀着光芒，射到她身上只有乔达拉碰过的地方。她莫名地感到一阵刺痛，不禁张开了嘴，睁着灰蓝色的大眼睛。男人走上前，准备跟她握手，可还没来得及及习惯性地自我介绍，乔达拉就插到他们中间，黑着脸伸出了手。

“我叫乔达拉，是泽兰达尼人，”他说，“这是和我同行的爱拉。”

爱拉确定，深皮肤的男人身上有什么东西，让乔达拉很担忧。她已经学会从人们的一言一行中看出端倪。她一直在观察乔达拉，想从中学到一些东西。可是有语言的人，他们的言行举止不像用动作表达思想的家族人那么意义丰富，她不能依赖自己的观察。他们的动作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，就像乔达拉突然态度就变了。她虽然知道他在生气，却不知道他在气什么。

男人握紧乔达拉的手，使劲摇了摇：“我叫雷奈克，朋友，我是马穆塔狮营独一无二的雕刻家。”他腼腆地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你的同伴很漂亮，应该非常引人注目吧。”

现在轮到乔达拉觉得尴尬了，和雷奈克的善良、坦率比起来，他显得很粗鲁。而且让他想起了他兄弟，觉得很心痛。索诺兰也是这样的自信而友善。在路上遇见陌生人，也会主动帮忙。乔达拉总会因为做了蠢事而难过。结交新的朋友时，他也不想出什么差错，或不够礼貌。

这莫名的怒火也让他自己感到意外。长久以来，他从未体会过如此强烈的嫉妒。他玉树临风，拥有一种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魅力，他已经习惯了女人们为了他争风吃醋。

为什么别的男人看爱拉会让他觉得不安呢？雷奈克是对的，他早该想到会这样的，她长得这么漂亮，况且她也有自我选择的权利。不能因为他是她见过的同族的第一个男人，她就必须觉得他是最有魅力的。爱拉看乔达拉向雷奈克笑了笑，可他紧绷的肩膀还没放松。

“虽然他经常炫耀自己其他的技能，不过在这一点上，雷奈克还是挺谦虚的。”说着，塔鲁特便带他们来到奇形怪状的洞穴边。洞似乎是用岸上的泥土做成的。尽管他和韦麦兹有很多不同，但在这点上是一样的。韦麦兹并不承认他制造工具的能力，正如他同屋的儿子说他的雕刻技术一样，雷奈克是最优秀的马穆塔的雕刻家。

“这儿有熟练的凿石工匠吗？”乔达拉期待地问，他想找到一个人能了解他的技术。强烈的嫉妒心已经没有了。

“有，他是最好的，狮营有名的。我们有最好的雕刻匠、工匠和最年长的马穆

特。”首领说。

“不管他们信不信，我们还有一个强壮的、有威慑力的首领。”雷奈克坏笑着说。

塔鲁特也笑笑，他知道，每当别人赞扬雷奈克的雕刻技术，他总有办法巧妙地绕开话题，塔鲁特并没有停止自吹，他觉得很自豪，时刻想让别人也知道。

爱拉听着两人有趣的对话，一个年长的，健壮的身材，通红的头发，淡蓝的双眼；另一个黑皮肤、中等身材。她知道两个人虽然很不一样，却有深厚的友谊和忠诚。他们都是猛犸猎手，是马穆塔人狮营的一员。

他们走向一座拱门，爱拉早就注意到这扇门，好像是建在河对岸的一座小山上，她见到有人出入，便知道应该是洞穴或住处。好像全都是土做的，很严实。在底部和周围还长出了草，已经融入背景中。要是不看出口，根本看不出跟周围有什么不同。

她又仔细看了看，看到山坡的圆顶上摆放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工具。她发现拱门上方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吓了一跳——原来是穴狮的头颅骨！

2

那时候，爱拉躲在石缝中，眼看着大穴狮伸出爪子抓到她裸露的腿，留下了四道平行疤痕，她很疼，大声地叫了起来。五岁的时候，她经历了男人都无法面对的挑战。克莱伯说，穴狮的精神选择她，留下印记，表明是她的图腾。她觉得大地在震动，觉得头晕目眩。

她摇了摇头，回到现实中。

“爱拉，怎么了？”乔达拉发现了她的异样。

她指着门上的装饰说：“我一看见那个颅骨就想起了我被选择，穴狮成为我的图腾的时候。”

“我们是狮营。”塔鲁特骄傲地说，不厌其烦地又重复了一遍。虽然他听不懂乔达拉在说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们对狮营的圣物很有兴趣。

“穴狮对爱拉来说有特别的意义，”乔达拉解释说，“穴狮之神保护着她。”

“那你在这里应该觉得很舒服。”塔鲁特边说边对着她满足地笑了笑。

看到妮兹抱着莱达格，爱拉又想到自己的儿子。“我觉得会。”她说。

进门前，爱拉停下，看看对称的入口，她笑笑，虽然简单，她就没想到。两个一样大的大猛犸象牙尖端相对，固定在地上。用空心的猛犸腿骨套住最上端，把象牙连成一个拱形。

门帘是一大块猛犸皮，遮住了入口。入口很宽阔，塔鲁特不必低头，只要把门帘推到一边就能进入。拱门通向一个很宽的入口，那儿有另外一个对称的象

牙拱门，中间挂着皮革，延伸到一个圆形大厅，宽厚的墙向上延伸，形成了穹顶。

爱拉发现旁边的墙是连起来的猛犸骨，架子上挂着外衣和物品。塔鲁特拉开门帘，让客人进去。

爱拉沿着台阶走下来，停了停，欣喜地看着五颜六色的东西，很多她都不认得，有些东西能猜得出用途，让她很惊喜。

在他们站着的地方，中间有一堆火，一大块肉穿在一根杆子上用火烤。两根猛犸腿骨立在地上，膝盖上挖了两个洞，杆子的两端插在洞里。男孩摇着弯曲的鹿角，他就是刚刚看她和威尼的孩子。爱拉笑笑，他也笑了。

慢慢适应了屋内昏黄的光线，她惊叹于这舒适的土房子。许多炉灶贯穿于屋子中央，这片火堆只是第一个。整间房子有八十多尺长，二十多尺宽。

一共有七个火堆。爱拉不知不觉用手在腿上数数，默念乔达拉教她的计数词。

屋里很暖和，火堆温暖着低于地面的房子，比她的山洞还暖和，她发现屋里有人穿得很少。

屋里不是太暗，顶棚十二尺左右高。每个火堆上都有排气口，阳光可以照进来。横穿中央的屋椽是猛犸骨做成的，上面挂着衣服、工具和食物，顶棚中间是纵横交错的驯鹿角。

爱拉突然闻到了香气，是猛犸肉！离开家族洞穴以后，她好久没吃过又鲜又嫩的猛犸肉了。其他调料的香气也十分浓郁，有的香气她很熟悉，也有的不熟悉。她已经觉得很饿了。

又穿过一个平坦的通道，她看到墙边有许多宽宽的长椅，上面铺了兽皮。人们坐在凳子上休息、聊天。经过的时候，觉得人们在看她。她还注意到山洞侧面有几个猛犸象牙拱门，这些门不知通往何处，她也没有问。

“应该是山洞。”她想。这个大山洞很舒适，柱子、架子和侧墙是由弯弯的象牙和象骨做成的。她发现这山洞不是他们发现的，而是他们自己建的。

第一个区域正在做饭，是最大的，塔鲁特带他们去的第四个区域也很大。墙边有几张没铺兽皮的凳子，能看出来还没用过，看得出是怎么造的。

两边比地面稍低，中间有个泥土堆成的大台子，周围是猛犸骨，底层也是猛犸骨，上面铺了草，再铺上猛犸毛和绒毛塞起来的皮垫，再铺上毛皮，土堆就变成了温暖舒适的床和凳子。

乔达拉不知道这屋有没有人住。看起来空空荡荡，却有家的感觉。火堆有煤，长凳上堆满了皮毛，晒干了的植物挂在架子上。

“猛犸火塘是客人们常住的地方，”塔鲁特解释道，“不过马穆特不反对的话，我就邀请你们在这儿住下。”

“塔鲁特，当然可以。”

空床上传来一个声音，乔达拉转身，兽皮动了动出现一张脸，两眼发光，右

脸有文身。这张老脸上沟壑纵横。他以为是皮毛，原来是一撮白胡子。两条细长的腿交叉着，从床上一一直垂到地面。

“泽兰达尼人，不要那么吃惊，那个女人早就知道我在。”老人说话铿锵有力，一点儿都不年迈。

“爱拉，真的吗？”乔达拉问。可爱拉好像没听到，她看着老人，好像要看透彼此的灵魂。突然，爱拉跪在老人身前的地上，低着头，双腿交叉。

乔达拉既好奇又尴尬。她用肢体语言。她告诉过他，过去，家族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交流。家族女人用来请求许可或表达情感。此外，他的词汇不够用，她就用动作来说很重要的或无法表明的事。他无法理解，一种语言中动作比词汇还多，怎么能说清楚，他更惊讶的是，他们竟然能交流。

可是他不希望她这么做，她公开使用克兰人的符号让他尴尬，想趁没人发现，叫她站起来。不管怎样，他觉得很不舒服，好像她本该用跪拜圣母的方式向老人行礼。以前，他一直觉得，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事，不想让别人看。只有他们之间才能做。但他想让这些人对她有个好印象，让他们喜欢她，不想让他们知道她的身世。

马穆特犀利地看了他一眼，又转向爱拉，仔细打量她，然后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爱拉抬起头，注视着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双和蔼而智慧的眼，右脸的文身让她立刻想起了那双乌黑的眼睛，她一惊，以为是克莱伯。但家族里和伊扎一起抚养她的大莫格乌不在了，伊扎也离她而去了。那这个人是谁？她为什么会像家族女人一样对他俯首？她如何知道家族的问候方式？

“亲爱的，起来，我们过会儿再说，”马穆特说，“你需要休息、需要填饱肚子，这是床榻，可以睡觉，”他指着长凳子解释道，好像她不知道一样，“那边还有兽皮和被子。”

爱拉优雅地站起来，细心的老人看得出这个动作她一定练习了很多年，于是对她又多了些了解。他们的相见虽然短暂，但他对爱拉的了解已经比营地里任何人都多。因为他有一个优势，他比营地中任何人都了解爱拉的家乡。

猛犸肉放在用髌骨做成的盘子上，许多草根、蔬果放在外面。人们在午后的阳光下进食。和爱拉记忆中一样，猛犸肉依旧那么鲜美。不过，吃饭时她还是遇到了些小问题。依照她的惯例，在正式场合，家族女人不该和男人一起吃饭。即使一家人通常会一起吃，也是男人先吃。

爱拉不知道，马穆塔人会让客人吃最好的，而且传统是第一口由女人吃，以表示对圣母的尊重。上菜以后，爱拉让乔达拉先吃，自己小心翼翼地坐在一边。人们都让她先吃，见她如此礼让，就骚动起来。

有人发现了，就做起鬼脸。但爱拉并不觉得好笑，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看看乔达拉，他也想让她先吃。

马穆特走过来帮她解围，牵起她的手，把她带到一个骨盘边，里面装着大块猛犸肉。“爱拉，大家在等你先吃。”他说。

“但我是女人！”她说。

“所以应该你先吃呀！以此表示对圣母的崇敬。由女人代替圣母来吃。挑一块好的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圣母。”老人解释道。

她看了看他，很吃惊，然后又觉得感激。接过盘子，郑重其事地在弯曲的象牙骨盘中选了最好的一块。乔达拉心领神会地点点头，笑了笑。大家便各自开吃了。吃完后，她学别人把盘子放回去。

“不知道你刚才是不是在跳舞。”一个声音从她身后传来。

爱拉一回头，看到了棕皮肤的男人那双黑色的眼睛。她并不知道“跳舞”是什么意思，可他的笑容很友善，她也冲他笑了笑。

“有人告诉过你，你有多美吗？”他说。

“我美吗？”她笑着摇摇头。

乔达拉也对她说过这样的话，但爱拉却不这么觉得。自从成年起，她就比养育她的人还高挑，她很特别，凸起的额头，嘴巴下面还长着被乔达拉叫做下巴的骨头，她觉得自己又高又丑。

雷奈克兴致勃勃地看着她，她像孩子般高兴地笑，似乎他说了什么笑话。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，可能只是害羞的笑，或者友善的表示。但爱拉灰蓝色的眼睛很真诚，她哈哈大笑，一点儿都不害羞。

恰恰相反，她动作自然潇洒，就像一匹马，一只穴狮。她的身上散发着不可名状的韵味，有真诚，也有一丝神秘。她像孩子一样温和天真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个女人，一个身材姣好的美丽女人。

他兴致盎然地看看她，她的卷发又浓又密，像随风摇曳的金色原野，大眼睛上长着比头发稍暗的睫毛。雕刻匠敏感地打量着她美丽的脸庞，美妙的身姿。当他的目光落在她丰满的乳房和臀部时，她觉得很尴尬。

她害羞地转过头。虽然乔达拉说过和别人对视没有什么不妥，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这样，这眼神让她尴尬。她看向乔达拉，他却转过身背对她，他的动作告诉她，显然，他生气了。可是他为什么要生气？她做错了什么？

“塔鲁特！雷奈克！巴泽克！看看谁来了！”有人叫道。

大家转过头去，远处高地上有人正朝这边走来，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向他们跑去，妮兹和塔鲁特都走上山。相遇后，他们激动地拥抱着在一起。雷奈克也跑过去，热情地抱住一个年纪稍长的，并没有正式礼节。

见他们迎接亲人，丢下客人，这么高兴，爱拉感到莫名的空虚。她没有族人，无处可去，无家可归，没有人与她相拥、相吻。曾爱过她的伊扎和克莱伯都已经死了。在她爱过的人眼里，她也“死”了。

伊扎的女儿尤芭对她就像亲生姐妹，就算不是亲生，也相亲相爱。现在就算

尤芭见到她，也不会再对她敞开心扉，她肯定不会再相信她，也根本不会想她。勃劳德咒她死，她已经死了。

杜尔克还认得她吗？她迫不得已，把他留在布仑的家族，就算把他偷偷带走，现在也只有他们两个相依为命，如果她出了意外，他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所以还是把他留在家族更好，尤芭爱他，照料他，除了勃劳德，每个人都爱他，布仑会保护他，教他狩猎，他会长得健壮勇敢。跟她一样会用梭镖，会骑马。

突然，她发现营地中有个人没有跑过去，莱达格站在屋旁，手扶着象牙，看大家说笑着回来。爱拉发现，当他看到人们抱着孩子，孩子们蹦蹦跳跳要大人抱的时候，莱达格急促地呼吸起来。她觉得这孩子很可怜。

她朝他走了过去，乔达拉也走来。“我想带他过去。”他说。他也发现那孩子，他们不谋而合。

“好，那你过来，”她说，“陌生人会让威尼和雷瑟不安，我去看看。”

爱拉看乔达拉把莱达格架在肩上，走向山坡的狮营的人。塔鲁特和妮兹迎接的年轻人和乔达拉差不多高，他看到莱达格很高兴，把他扛起来走向土屋。虽然爱拉很特殊，但也被爱过。

乔达拉见她往这边看，对她笑笑，看着这个细心的男人，爱拉突然感到一种情愫，觉得方才不该无谓伤感，她并不孤独，她还有乔达拉，她喜欢听他的名字，对他情深意切。

记忆中，乔达拉是第一个外族人，第一个跟她长得一样的人，同样的蓝眼睛，甚至更深，像蔚蓝的天空；

乔达拉是第一个比她高的人，陪她一起笑、一起哭的人；

乔达拉，是她离开家族以后，历尽磨难找寻她的族人，当她被困在绝望的山谷，她的图腾恩赐给她的人；

乔达拉，教会她用词汇而不是身体姿态说话；

乔达拉，会用灵巧的双手制造工具，给马挠痒，把小孩子抱起来，架到背上；

乔达拉，让她明白男女之间的秘密，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深爱上一个人。

她走向河边，拐了个弯，雷瑟在树下。她抹了抹潮湿的双眼，她还不习惯自己的新情绪。她摸了摸颈子上的小袋子，里面是鼓鼓的护身符，爱拉默默地对她的图腾说：

“穴狮之神，克莱伯说跟伟大的图腾一起生活并不轻松，有很大的挑战，但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感激图腾的保护，给我的恩赐，让我拥有了一切，威尼、雷瑟和贝贝。最重要的，是让我遇到了乔达拉。”

她走到马身边，威尼喘着气走过来，她靠在马脖子上。爱拉觉得很累，她还不适应太多人，太多事，人们讲的话让她头疼得太阳穴直跳，脖子、肩膀一阵阵酸痛。威尼靠在她和雷瑟身边，好像要把他们融化在一起，虽然很挤，她并不在乎。

“好啦！”她拍拍小马驹的腰，“你已经长大了，夹得我好难受，跟你妈妈都差不多大了！”她挠挠它，又拍拍威尼，发现它的汗已经干了，“你也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一会儿我给你好好刷刷，在人群中，你可能会很受关注，等熟起来就好了。”

爱拉不知不觉地发出了动物的语言，这是多年来她在跟动物的亲密相处中形成的，是几个家族动作，家族人的声音、模仿动物的声音及她跟儿子用过的零碎词语。别人不会注意她的手势，以为她发出了些奇怪的声音：大叫和重复的单音节词，根本不会想到她在说语言。

“可以让乔达拉刷刷雷瑟。”她又有了个不好的念头，“穴狮之神，你也选择了乔达拉，在他的腿上也留下了和我一样的记号。”她打着古老的手势，这是精神世界的语言。

“伟大的穴狮之神，他不懂图腾，不知道强大图腾的挑战，不了解神谕和学习之道，虽然我知道，但也很难接受，我恳求您，穴狮之神……为了他……”

爱拉突然停下来，她不知道自己在祈求什么。经历了这么多考验，她已经拥有了的技能和才智，慢慢相信收获和考验并存。她平静了一下，继续祈祷。

“请穴狮之神帮助这个男人，让他知道图腾的意义，知道不管什么苦难，都是必须的。”她完成祈祷，放下双手。

“爱拉？”

她一转身，看到了拉蒂，有些惊讶。

“你好像在忙吧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已经弄完了。”

“塔鲁特想让你把马牵过来，他已经警告大家，不准做你不许的事，不能吓到马或让它们不安，我想它们已经让人们不安了。”

爱拉笑了笑，“我马上来，你想骑马回去吗？”她问。

拉蒂高兴地笑了：“真的吗？可以吗？”爱拉觉得她的笑很像塔鲁特。

“或许人们看到你骑在威尼背上，他们就不会紧张了。过来吧，这儿有石头，我扶你上去。”

转过弯弯的河流，爱拉牵着母马，驮着女孩，后面跟着只生龙活虎的小马驹。人们见到这个场景，都惊待在了。已经见过的人也还是很吃惊，看到新来的人目瞪口呆的样子，也在暗笑。

“图丽，看吧，我就说嘛！”塔鲁特对一个黑发女人说道，女人虽然肤色和他不一样，身材却差不多。巴泽克站在她身旁，搂着她。女人比男人还要高，他们身边的男孩是同个火塘的，一个十三岁、一个八岁，和爱拉见过的他们六岁的妹妹。

到达土屋后，爱拉把拉蒂扶下来，又拍了拍威尼。闻到了陌生人的气味，它的鼻子动了起来。拉蒂跑过去，叫来一个高高瘦瘦的红头发小伙子，他大约十四岁，跟塔鲁特一样高，除了年龄差距和尚未发育成熟的身体，他们几乎是一个模